

專業小農的多元經營 德國農業考察（下）

文◎張正揚 高雄市旗美社區大學校長

史特姆先帶我們來到網室，生長著各種不同時期栽種的多種作物，有些直接生長於土地中，例如處於育苗階段的小胡瓜，還有正要採收的蘿蔔；有些則生長於小盆子裡，例如不同顏色的萵苣等葉菜類，還有羅勒（Basilikum）等香料作物。我看著似曾相識的形態，採下一片羅勒葉，搓了幾次放在鼻間聞味，幾乎脫口而出，「這分明是臺灣的九層塔。一種在盆子裡的作物大一些時，則移到網室中間的空地上，提供出售或是繼續生長。」

走出網室，接著走向開闢的露天農地，一部分整齊地種著萵苣、香蔥等作物，一部分則種植著冬季野豌豆。我們走進農地裏，史特姆拔起一株冬季野豌豆，指著根部，說明這種作物的固氮作用，原來這是巴伐利亞的綠肥作物；因為我從未見過，史特姆唯恐我不了解，比手畫腳努力地解釋，手舞足蹈的姿態，像是農地上的舞者，專注、愉悅的神情令人難忘。

突然間，史特姆有點不好意思地說，「接下來介紹的東西味道有點難聞，希望你們不要介意。」原來是自家的堆肥場。經他一說，我努力地抽動了鼻子，才聞到一點點菜葉發酵的氣味。堆肥機一臺高達一萬五千到兩萬歐元，並不便宜，他寧可自行生產。

不遠處有個小十字架，上有聖母瑪麗亞和耶穌的雕像。巴伐利亞是虔誠的天主教教區，各地矗立著宏偉的大教堂，幾天下來，慕尼黑郊區的農地和林子裡，甚至路邊，看到了不少這類小雕像，「就是祈求田裡好收成。」史特姆的說明讓我想起美濃的土地伯伯，接著他補上一句，「不過自從有了農業保險之後就沒有那麼虔誠了。」他說完笑了起來。

兩代共同經營的史特姆農場，正在實踐專業小農的多元經營，不論是生產方式，還是作物種類，乃至於農場經營，均採取了多元形式；另一方面在經營過程中，則以專業格局，兼顧產業和生態價值。

農場參訪結束，來到史特姆家所經營的小店鋪，位在農場入口處，販售自家農產，兼賣有機巧克力、葡萄酒、醬料、麵條等各種食品雜貨，僅假日營業，鄰近居民來此採購，像是社區雜貨店。史特姆邊解說邊從冰箱拿出自製起司，切了幾片分享。我買了一些起司，回旅館時在車站轉車時再買些麵包和啤酒，加上先前送的蘿蔔，鮮甜正好生食，這些成了我的晚餐。

（感謝慕尼黑工業大學農業生產與資源經濟研究所博士生張聖函協助校正）



▲過了幼苗期的蔬菜，則移出網室，於充足陽光下生長。（攝影／張正揚）。

►農場一側，包含了聖母、耶穌塑像和十字架的小神座，在巴伐利亞的鄉間四處可見。（攝影／張正揚）



攝影／洪璿育



我的故鄉並不美

文◎劉崇鳳 美濃六寮後生

搬回美濃一年了，我才發現自己理解故鄉的速度，慢得不可思議。

三月二十三日下午，經由夥伴指引在鄉間小路繞行，想找到傳說中管水的里社真官伯伯的位置。春天的美濃很美，我記得兩側成片綠油的稻田撞入胸口，收束夾緊之後，在胸口炸出一片海闊天空。

但前方遠處有白煙，濃濃竄向藍天，顯得非常突兀。我有些難受，告訴自己，是老農在燒田吧，美濃人燒田是老習慣了，妳就入境隨俗吧！

四月八日（兩週後），我們走進火燒山。那其實不在靈山上，而是人斗山的稜線，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去，但就是想去看那裡怎麼了。

晚飯後收到訊息，住在山腳下的新移民朋友來訊：「我覺得我們要上靈山去看樹了，山裡起大火，從下午燒到現在，直升機晚上不能飛，說要到明天才能來……」

沿著山溝直上，走進黑色的山林。我沒見過這麼黑的山，黑到極致才化作白色的灰燼。走到後來我們渾身都是烏炭與灰燼，焦黑的竹頭、黃色的竹林，紅褐色的樹林就像北國的秋，但這裡是亞熱帶島嶼之南。

「聽說是菸蒂引起的……也有說是燒竹葉的……」我瞪著訊息，大罵出一個髒字。因為前一周，我們才剛結束旗靈縱走，從靈山下來。

好不容易切上稜線，一個轉身，前方大片的綠野平疇讓你錯愕，田園之美如詩，但這裡卻什麼也沒有。

前一周，山裡還好好的。我在家裡走上走下，覺得自己做什麼都不對，那些樹安在嗎？憤怒突然轉為悲傷，實在不知道自己哪根筋不對，多愁善感這麼傷心，一定要做點什麼來轉移注意力——我想知道，山林是怎麼一點一點慢死去的。

我們像是傻子，沒有人看向這裡，沒有人在意，成就了這裡的絕望。

機車發動，我就去看火災了。去的時候，火光已熄。我跪在靈山腳下的伯公廟前，祈求山上生靈一切平安，卻不知道為什麼，心裡頭空蕩蕩的，這裡靜悄悄的像一切都沒發生過。

「這正常啊，就去年雨下得多，直升機沒來，不然每年都來的！」老伯說。

山腳下的朋友說，不久前火才滅，從中午一直燒到晚上八點多，好險滅了。滅了就好了。隔日，聽說山又燒了起來。

「沒辦法啊！大家都習慣了……」我聽見朋友乾笑。她見我孤單無助，只得推薦我去看鍾理和的短篇小說《山火》。（最後只能找文學作品作伴？）

事實是，美濃年年火燒山，農家有燒田燒竹葉的老習慣，春夏天氣熱又逢掃墓，家鄉的人習慣燒，之於山林火警，也沒有太多感受。

我抱著被燒枯的樹，環抱時手心觸碰到黏稠物，嚇了一跳。俯身檢視才發現那是樹脂，黑色的樹脂就像樹的眼淚，寬寬一道道流了下來，直到乾涸。我的指尖沾著黑色的眼淚滑滑，自己也禁不住鼻酸。

你會說燒一燒比較有肥，燒一燒山林可以重整。但我知道燒一燒，天空不會更藍。這邊燒燒，那邊燒燒，我們的財富，就要被我們自己燒盡了。

親愛的美濃人，山裡的黑，你們看見了嗎？